

【了如指掌·国学馆】

主编 龚鹏程



▼ 陈柱◎著

大师的国学课 25 中国散文史



大师的国学课 25: 中国散文史

陈 柱◎著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中国散文史 / 陈柱著. — 南昌: 江西教育出版社, 2014.1

(大师的国学课25. 了如指掌·国学馆)
ISBN 978-7-5392-7301-3

I. ①中… II. ①陈… III. ①古典散文—文学史—中国 IV. ①I207.62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3)第284320号



大师的国学课 25: 中国散文史

DASHI DE GUOXUEKE 25: ZHONGGUO SANWENSHI

作者: 陈 柱

出品人: 傅伟中

策 划: 周建森

组稿编辑: 万 哲

责任编辑: 万 哲

特约编辑: 王 帅

装帧设计: 了如指掌创意馆

出版: 江西教育出版社

发行: 江西教育出版社

社址: 南昌市抚河北路291号

邮编: 330008

开本: 787mm × 1092mm 1/16

印张: 17.5

字数: 265千字

版次: 2014年1月第1版

印次: 2014年1月第1次印刷

印刷: 北京市通州鑫欣印刷厂

书号: ISBN 978-7-5392-7301-3

定价: 35.80元

赣教版图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, 可向我社产品制作部调换
电话: 0791-86710427 (江西教育出版社产品制作部)

赣版权登字-02-2013-428

版权所有, 侵权必究

写在前面

“了如指掌”是一所没有围墙的学校。她有一个理想：力图以全球视野、中国眼光、当代立场，在古今中外的智慧宝藏中精选出一套中国公民人生必备的通识文库。鉴于“了如指掌”广泛的读者中必然有那些可以改变中国将来的年轻人，因而中国文化与传统也必然是这套文库的重中之重。于是便有了您手中的这套“大师的国学课”系列丛书。在编辑丛书的过程中，我们一直谨随钱穆先生的要求。他在其大作《国史大纲》中要求他的读者——凡读本书请先具下列诸信念：

一、当信任何一国之国民，尤其是自称知识在水平线以上之国民，对其本国已往历史，应该略有所知。（否则最多只算一有知识的人，不能算一有知识的国民。）

二、所谓对其本国已往历史略有所知者，尤必附随一种对其本国已往历史之温情与敬意。（否则只算知道了一些外国史，不得云对本国史有知识。）

三、所谓对其本国已往历史有一种温情与敬意者，至少不会对其本国已往历史抱一种偏激的虚无主义，（即视本国已往历史为无一点有价值，亦无一处足以使彼满意。）亦至少不会感到现在我们是站在已往历史最高之顶点，（此乃一种浅薄狂妄的进化观。）而将我们当身种种罪恶与弱点，一切诿卸于古人。（此乃一种似是而非之文化自谴。）

四、当信每一国家必待其国民具备上列诸条件者比数渐多，其国家乃再有向前发展之希望。（否则其所改进，等于一个被征服国或次殖民地之改进，对其国家自身不发生关系。换言之，此种改进，无异是一种变相的文化征服，乃其文化自身之萎缩与消灭，并非其文化自身之转变与发皇。）

史不只可为鉴，亦是一种温醇的爱国情意。“了如指掌”国学馆之“大师的国学课”系列正是一套向钱穆先生致敬的丛书。个中精选都是大师们不故作艰深、不执高头讲义的作品，尤其适合年轻读者阅读。我们期望通过这些作品与广大读者一道，向中国的文化与传统致以温情的敬意。

序

吾国文学就文体而论，可分为六时代。一曰，骈散未分之时代，自虞夏以至秦汉之际是也。二曰，骈文渐成时代，两汉是也。三曰，骈文渐盛时代，汉魏之际是也。四曰，骈文极盛时代，六朝初唐之际是也。五曰，古文极盛时代，唐韩柳、宋六家之时代是也。六曰，八股文极盛时代，明清之世是也。自无骈散之分以至于有骈散之分，以至于骈散互相角胜，以至于变而为四六，再变而为八股。散文虽欲纯乎散，而不能不受骈文之影响。骈文虽欲纯乎骈，而亦不能不受散文之影响。以至乎四六专家，八股时代，凡为散文骈文者，胥不能不受其影响。此文学各体分立之后，不能不各互受其影响者也。

其次，文学者治化学术之华实也。吾国之文学，又可分为七时代。一曰，为治化而文学之时代，由夏商以至周初是也。二曰，由治化时代而渐变为学术时代，春秋之世是也。三曰，为学术而文学时代，战国是也。四曰，反文化时代，嬴秦是也。五曰，由学术时代而渐变为文学时代，两汉是也。六曰，为文学而文学时代，汉魏以后是也。七曰，以八股为文学时代，明清是也。凡天下之物，不能有偶而无奇，亦不能有奇而无偶。凡文之自然者亦莫不如是。此秦以前之文，为治化学术而文学，所以奇偶皆备而不能分也。迨后则人力之巧渐加，天然之妙渐减。两汉之世，则已渐趋尚文学，故骈俪之文渐多，而奇朴之气日少矣。汉魏之际，子桓兄弟，以文学提倡于上。子

桓且言文章为经国之大业，不朽之盛事。故自兹以往，士人遂皆专重文学，而骈文遂如日之中天。至唐韩柳辈出，提倡文学改革，去六朝之今铎，复秦汉之古文。然其意亦为文学而文学，非复秦汉以前为学术而文学矣。自尔以后，不外骈散二体之角胜。若八股则骈散二体之合者也。自八股兴，则举世且为八股而文学矣。为文学而文学，故文学之体则甚尊，而文学之质乃日衰矣。何谓文学之质？学术是也。若为八股而文学，则文学亦卑矣。

吾尝以谓文字者语言之符号也。然语言随口而出，难以急亟雕修；文字笔之于书，可以从容润色。言语不畏详繁，文字宜求简要。故文字与言语，不能离之太远；亦不能合之太近。离之太远则为古典，骈文是也；为艰深，辞赋如班扬，古文如苏绰樊宗师，是也。合之太近则为方言，为别字，如殷之盘庚，晚周之墨子，是也。是二者皆不足以行远，均有违乎辞达之旨。得其中者惟春秋战国，自墨子而外，其文词语气大抵相类，虽间用一二方言，为数亦仅，度当时方言之异，决不如是之简也。诸子为文，当亦力去鄙倍，以求其近雅而易识矣。今夫方言之不一，省与省殊，县与县殊，乡与乡殊，而古之与今又殊，倘必令文字与言语为一，以方言入于文字，则异地异时，孰能识之哉？是直区吾国为千百国，且复使后代之人不能读前代之书，而使此千百国者又胥为无文化之国而后已也。夫方言之不统一，方将力求所以统一之道。今于既统一之文字，独奈何必从而分裂之，隔绝之邪？吾观数千年来之文学史，虽骈散奇偶，浅深难易，互相角胜，以要以不与言语相离太远与相合太近者为能通流。民国二十五年十一月北流陈柱柱尊自序。

一、所述各人履历，多据史传，并书明某传，然亦有节省太多者则书名从略。

二、文学史最重阐明源流，本书有因源以及流者，亦有因流而溯源者。

三、所论各家之文，贵有例证，而例证尤忌割截，古之美文一经割截，则其美全失，如割截美人之口鼻以论其美也，故本篇除篇幅太长不得不节录者外，所录皆全篇文字。

四、所书诸人姓名别字，均随行文之便，并不画一，诚以吾国各籍称谓原不一致，强而一之，青年读他书，一遇异称，反多不能识也。



目录

001 | 序

第一编 骈散未分时代之散文（夏商周秦）

003 | 第一章 总论

007 | 第二章 为治化而文学时代之散文（自夏商至春秋）

023 | 第三章 由治化时代而渐变为学术时代之散文（春秋时代）

039 | 第四章 为学术而文学时代之散文（战国）

075 | 第五章 反文化时代之散文（秦）

第二编 骈文渐成时代之散文（两汉三国）

083 | 第一章 总论

089 | 第二章 由学术时代而渐变为文学时代之散文（两汉）

121 | 第三章 为文学而文学时代之散文（汉魏之际）

第三编 骈文极盛时代之散文（晋及南北朝）

139 | 第一章 总论

141 | 第二章 骈文极盛时代之散文

第四编 古文极盛时代之散文（唐宋）

165 | 第一章 总论

167 | 第二章 古文极盛时代之散文

第五编 以八股为文化时代之散文（明清）

227 | 第一章 总论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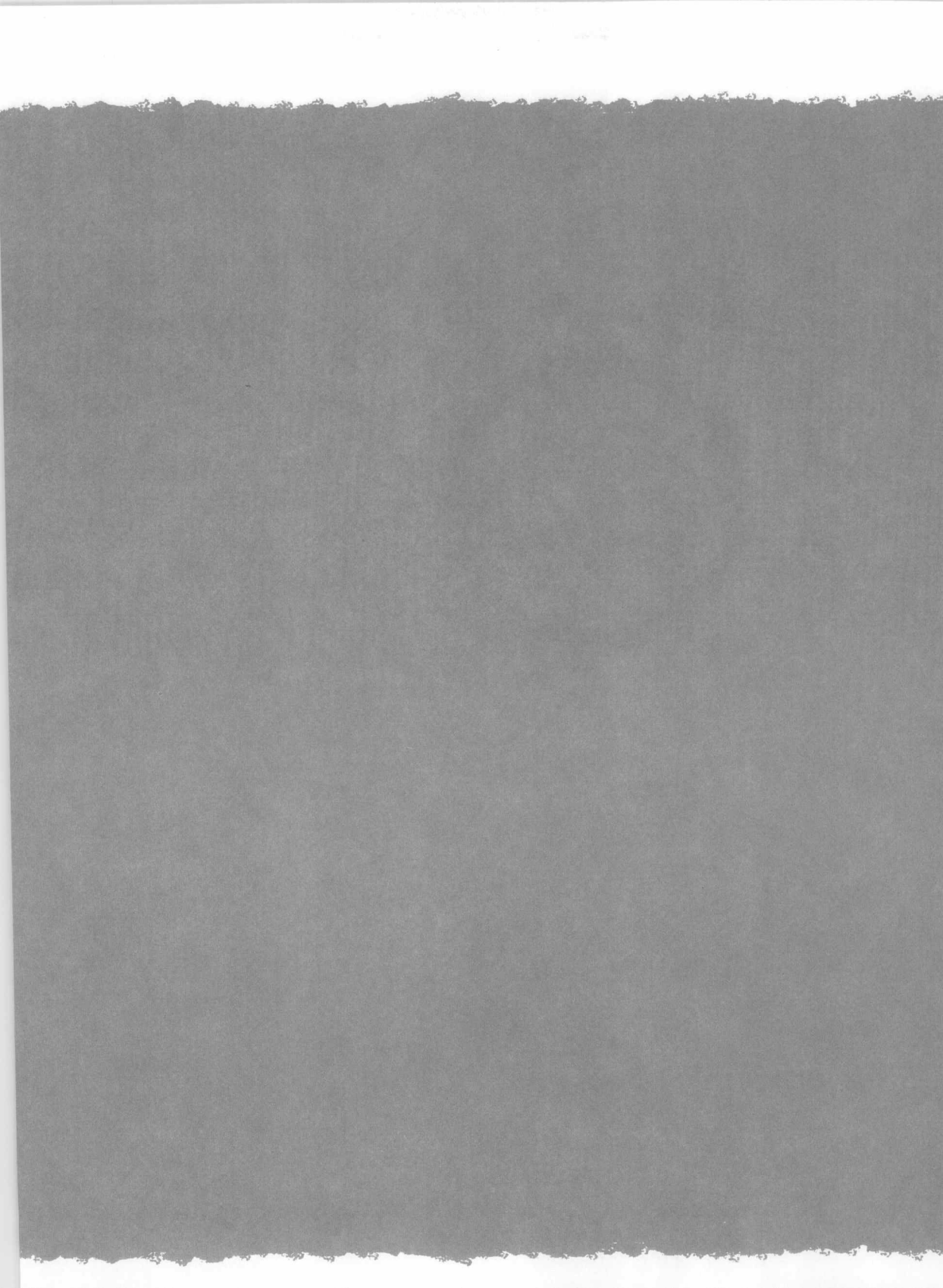
229 | 第二章 以八股为文化时代之散文



第一编

骈散未分时代之散文

(夏商周秦)



第一章 总论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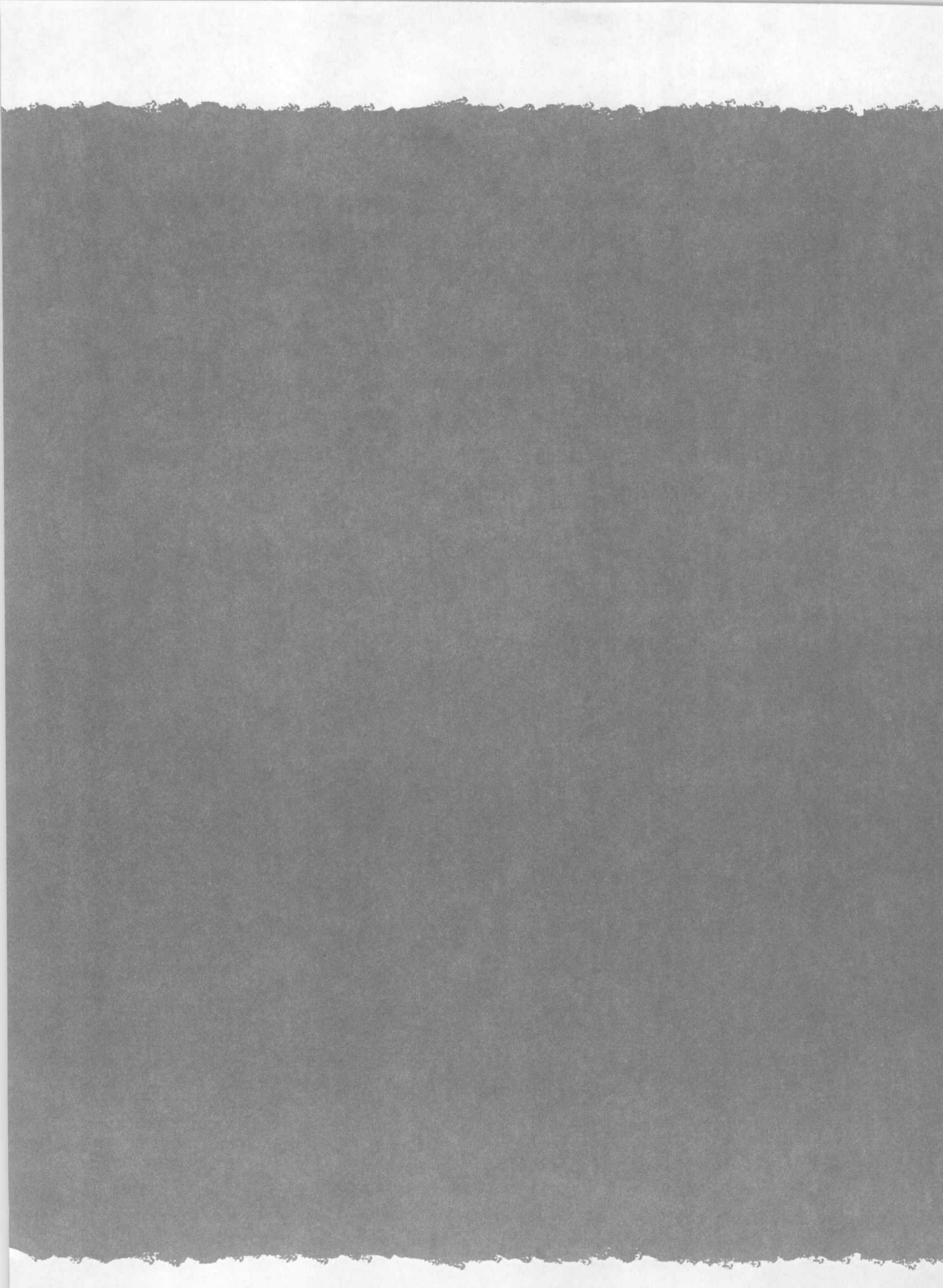
骈文散文两名，至清而始盛，近年尤甚。求之于古，则唯宋罗大经《鹤林玉露》，引周益公“四六特拘对耳，其立意措词贵浑融有味，与散文同”之言。自此以前则未之见也。夏敬观云：“骈文义本柳宗元骈四俪六一语，顾未以名文也。《说文》驾二马为骈，《庄子》骈拇与枝指对举，于义皆未美。大抵唐以后，韩柳之学大倡，承其流者各囿门户之私，务标异以示轩轻，治偶文辈又苟习庸滥，取便笺奏，不能求端往古，以尊其体，而骈义之非，遂无辩之者。李商隐且以四六诬其集，其颠尤甚。清李兆洛昌言复古，汇选汉六朝文树之圭臬而不悟立名之误。”（《荀厂文稿序》）夏氏以骈文一名于义无当，是也。吾谓散文一名，尤为不通。《庄子·人间世》有散木一名，与文本相对。郭象曰：“不在可用之数曰散木，可用之木为文木。”《荀子·劝学篇》有散儒一名，与法士相对。杨倞注“散谓不自检束，庄子以不材木为散木也。”夫无用之木为散木，无用之儒为散儒，则散文云者岂非无用之文邪？《说文》肉部“𩇛，杂肉也。”《说文》肉部“𩇛，分离也。”散文与骈文相对，其本字当为𩇛，盖取离散之义，与骈合相反也。然文体而取义于离散何邪？故有正名者出，骈文散文二名，必在所当去矣。原散文一名，清之骈文家最喜用之，孔广森答朱沧湄书云：“六朝文无非骈体，但

纵横开阖，一与散文同。”袁枚胡稚威骈体文序云：“散文可踏空，骈文必征实。”至清末罗惇龢文学源流云：“文之既立，何殊骈散？西汉以前浑朴敦雅，骈不虑杂，散不病野。”又云：“西京钜子溯两司马，子长源出《左国》，俊宕其神；长卿系出《诗骚》，丽蜜其体。别其外貌，未能强同，要以材力冠绝，通宏相征，一为散体之家，一为骈文之祖。”又云：“周秦逮于汉初，骈散不分之代也。西汉衍乎东汉，骈散角出之代也。魏晋历六朝至唐，骈文极盛之代也。古文挺起于中唐，策论靡然于赵宋，散文兴而骈文蹶之代也。宋四六，骈文之余波也。元明二代，骈散并衰，而散力终胜于骈。明末迄乎国朝（指清）。骈散并兴，而骈势差强于散。”罗氏之言，皆以骈散对举。详其意谊，盖散文亦不过古文之别名耳。而现代所用散文之名，则大抵与韵文对立，其领域则凡有韵之诗赋词曲，与有声律之骈文，皆不得入内；与昔之谊同古文，得包辞赋颂赞之类，其广狭不侔矣。

吾以谓骈散二名实不能成立，不如以尚丽藻者名为文家言，重质朴者名为质家言，或省之曰文言，曰质言。而文质二体之中，又各分有韵文与无韵文二种。如此则比之六代文笔之分，与近代骈散之别，尤为辨章矣。吾今于本书所论之领域，则仍沿用近日散文之谊，而论文笔之骈散，则多用奇偶之谊，读者随文观之可也。

天地生物不能有奇而无偶，亦不能有偶而无奇。人之一身奇也，而二手二足则偶矣。手足之指各五，奇也，而二手二足合合而为十，则偶矣。首奇也，而两耳两目，则偶矣；一鼻一口又奇矣。且鼻有二孔，则偶矣。且一奇与一偶相对，则有为偶矣。推之植物之花叶，最为吾人之美观者，何莫非奇偶之相杂。易曰：“地之可观者莫如木”。以其花叶之奇偶相杂最显著也。李兆洛云：“天地之道阴阳而已。奇偶也，方圆也，皆是也。阴阳相并俱生，故奇偶不能相离，方圆必相为用。道奇而物偶。气奇而形偶。神奇而识偶。孔子曰：‘道有变动故曰爻，爻有等故曰物，物相杂故曰文。’又曰：‘分阴分阳，迭用柔刚’，故《易》六位而成章，相杂而迭用。文章之用，其尽于此乎？六经之文，班班具存。”（《骈体文钞序》）斯可见古人之文，原不能有奇而无偶，亦不能有偶而无奇；不能分其何篇为骈文，何篇为散文也。梁昭明

太子《文选》序曰：“若夫姬公之籍，孔氏之书，与日月俱悬，鬼神争奥，孝敬之准式，人伦之师友，岂可重以芟夷，加之剪截，老庄之作，管孟之流，盖以立意为宗，不以能文为本，今之所撰，又以略诸。”此虽区周孔与诸子为二，实则夏商之文，与周孔之作，皆为治化而作，诸子之作皆为学术而作，皆非为文而作文也。惟其不为文而作文，故其书不以能文为宗，而以布治化鸣学术为主。夫然，故其文辞一任治化与学术之驱遣，而或奇或偶，均发乎天籁之自然，故论文学史者，应以夏商至周秦为骈散文体未分之时代；而自夏商至春秋，则为为治化而文学时代；自春秋以至周秦诸子，则为学术而文学时代，而孔子则承上启下之大师也。



第二章 为治化而文学时代之散文 (自夏商至春秋)

第一节 总论

为文学史者，或多溯源上古，始自羲轩。吾则以谓文献无征，不如从略。孔子删书，断自唐虞，而《尧典》、《皋陶谟》两篇，大书“粤若稽古”四字，则其文经孔氏删述，不得视为唐虞时代之文矣。故今之所述，始自有夏。

《汉书·艺文志》曰：“古之王者，世有史官，君举必书，所以慎言行；昭法式也。左史记言，右史记事。事为《春秋》，言为《尚书》，帝王靡不同之。”盖三代之盛，圣贤在位，其学问皆见诸治化，不尚空言，其史官睹其治化之迹，纪为实录，故其文莫非史也，其史莫非治化也。章学诚曰：“六经皆史也。古人不著书，古人未尝离事而言理，六经皆先王之政典也。”（《文史通义易教》上）夏商周三代之治化，于今可考者，莫尚于六艺。而六艺之中，莫要于《尚书》。陈石遗先生《石遗室论文》曰：“《尚书》为中国第一部古史，亦即中国第一部古文。以史学论。后世之天官书，律历志，本于《尧典》上半篇；职官志本于《尧典》之命官，舆服志，乐书，本于《皋陶谟》下半篇（孔

氏分为《益稷篇》)；若地理志河渠书之本《禹贡》，本纪之本《尧典》，其尤显著者矣。以文学论。曾湘乡之杂抄，分记载、告语、著述、词赋四类。窃以为记载、告语、二类，为用最广。《尚书》之典谟，则传状碑志所自昉《禹贡金滕顾命》，皆记事体。《召诰洛诰》，虽中多告语，而首尾实记事体。《顾命》惟韩昌黎曾学之。《金滕》则开后世记事本末之体。奏议为下告上之言，本于《皋陶谟》，《洪范》，《无逸》，《召洛二诰》，而《皋陶谟》实开徐乐严安二列传之体，徐严二传只载上书一篇，别无他事。赠序为同辈相告语之言，始于回路之相赠，而实本君奭。盖共处一地而赠言者。若郑子家晋叔向之与书，则隔异地而相与言，亦其类也。序跋昉于《易十翼》，《书序》，《诗序》，《射义》，《冠义》，《昏义》，《乡饮酒义》。祭文昉于《武城》，《金滕》之祝词。鲁公之诔賁父，哀公之诔孔子，皆见于《檀弓》。而《周礼》大祝作六辞，六曰诔，则周初已有之矣。”观此可知后代文体，皆源于六经，而《尚书》为尤备矣。非古人好为如此之文，故发明如此之文体也。实治化所有，故遂不得不有此等之文体耳。

第二节 夏代散文

孔子祖述尧舜；称尧之为君，“唯天为大，焕乎其有文章。”又称“巍巍乎舜禹之天下也，而不与焉。”尧舜治化之盛可知矣。惜《尧典》、《皋陶谟》，非当代之文字，不能论列耳。至禹之治水，则治化益隆。林传甲云：“禹之治化，东渐于海，西被于流沙，朔南暨，声教讫于四海。汉唐之盛，其版图不过如是也。雍州球琳琅玕之产，实出于闾（自注汪士译之说如此），故贡道浮于积石焉（自注今青海地）。合黎若水，今为居延，南海黑水，今为澜沧（自注邹氏伯奇之说如此）。蒙古，青海，西域，卫，藏，缅，越诸地。皆禹迹所至也。李文贞按天度以计里，以蒲坂为枢，则《禹贡》荒服，东起辽东朝鲜，南至闽粤，西讫澜沧，北至克鲁伦河，为邹徵君《禹贡》五服地图所本。纪晓岚讥文贞为闽人，不自外于禹域；则好为奇论，而不晓度

数也，呜呼，槃槃大陆，禹甸如此其廓也，沿江海，达淮泗，禹不但以治河为事，且发明航海之学焉，三苗之伐，为汉族拓殖民地也。”（《中国文学史》）大禹治水之功，诸子百家所共称，必非无稽之谈。至当时版图如此之广者，盖古代对于国家之疆域，非如后世之固定；其所归化者，亦非如后世之统一。故古代之国字为“或”字。易曰：“或之者，疑之也。”故引申之为或此或彼之或。明古代之国界，或大或小，或东或西，不如后世之确定也。禹贡版图，疑即禹治水所至各地部落，皆归化臣服者耳。自疑古者以大禹为虫，古无大禹其人之说出，而虞夏之世乃无文化之可言。于大禹治水之事，古代诸子百家所共称者，皆不足信，而独可取决数千年后一二人之私智矣。于《禹贡》一书，自西汉以前人皆信为夏书者，今乃为战国时人不经之书矣。斯学者所不当盲从者也。

左史记言。右史记事。古代治化之文，不外记事、记言二科。夏代之文，记事之最工者，莫如《禹贡》；记言之工者，莫如《甘誓》。

禹 贡

禹敷土，随山栞木，奠高山大川。冀州：既载壶口，治梁及岐。既修太原，至于岳阳。覃怀底绩。至于衡、漳。厥土惟白壤，厥赋惟上上错，厥田惟中中。恒、卫既从，大陆既作。乌夷皮服，夹右碣石入于河。济南惟兖州。九河既道，雷夏既泽，淮、沮会同。桑土既蚕，是降丘宅土。厥土黑坟，厥草惟繇，厥木惟条。厥田惟中下，厥赋贞。作十有三载乃同。厥贡漆丝，厥篚织文。浮于济漯，达于河。海岱惟青州。嵎夷既略，淮淄其道。厥土白坟，海滨广斥。厥田惟上下，厥赋中上。厥贡盐絺，海物惟错，岱畎丝枲，铅松怪石，莱夷作牧，厥篚檿丝。浮于汶，达于济，海岱及淮惟徐州。淮沂其乂，蒙羽其艺，大野既猪，东原底平。厥土赤埴坟，草木渐包。厥田惟上中，厥赋中中。厥贡惟土五色。羽畎夏翟，峯阳孤桐，泗滨浮磬，淮夷蠙珠暨鱼。厥篚玄纁。浮于淮泗，达于河。淮海惟扬州。